

那片绿，在我心中是一首诗，是一幅画，是一个梦……

情感

杨欣欣 选编

绿地



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1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绿地/杨欣欣选编. —武汉:武汉
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00. 3
ISBN 7-81030-756-8

I. 风...

II. 杨...

III. 当代-散文-选集

IV. I267

责任编辑:边 集

封面设计:曾 兵

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汉市珞喻路 129 号 邮编:430079)

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18 千字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~10000 册 定价:1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(邮编:430070)

目 录

情感绿地

在清澈明净的天空下	舒 婷 (3)
情感的绿地	晓 荷 (10)
赫本的照片	靳 沫 (17)
楸之寮	缪崇群 (21)
痛	戴厚英 (27)
二泉作证	韩静霆 (36)
胡同的怀恋	唐达成 (41)
只有一年	范 用 (46)
夏天的约会	徐 芳 (59)
三个小女孩	季羨林 (68)
姐姐	范 用 (77)

永恒的记忆

为谁风露立中宵	张抗抗 (85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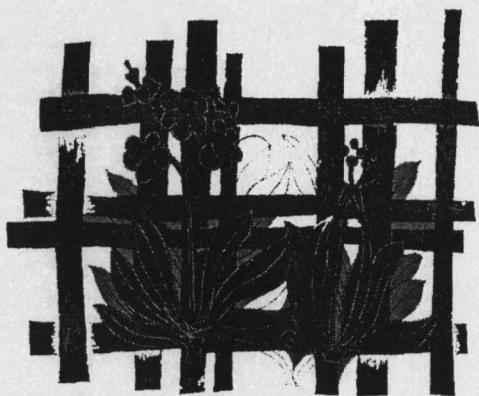
金秋十月的道别	嵇亦工 (90)
怀念	季红真 (96)
三幅画	宗 璞 (102)
安妮之道	韩少功 (111)
送你一片叶子	李华敏 (116)
祭献之辞	卢 隐 (120)
老师,您那凄楚的眼睛	郎国庆 (127)
拣麦穗	张 洁 (134)
祭狗二爷文	周同宾 (141)
老哥哥	臧克家 (147)
红菊	缪崇群 (154)
爱姑	舒 非 (161)

心灵之旅

风筝	鲁 迅 (169)
老屋窗口	余秋雨 (173)
过去随谈	苏 童 (182)
树荫下的默想	何其芳 (189)
旧琴骊歌	伊 丽 (195)
露沙	石萍梅 (203)
老人	稳 倩 (208)
白雪中的小木屋	陈志红 (214)

情感绿地

- 在清澈明净的天空下
- 二泉作证
- 只有一年
- 夏天的约会
- 三个小女孩



为什么有关我们共同的
记忆总伴有澄澈明净的天空
呢？我们真的把那些阴霾的日
子躲过去了吗？

在清澈明净的天空下

□舒 婷

手扶住窗棂，我的心突然发疼。这是一个普
通的夜，白天刚下过阵雨。风特别潮湿。犹如海的
呼吸，轻悄地穿过荒芜的花园，抚摸了我一下，脸
上一阵凉意。

是什么使眼睛发潮？为什么会想起你？窗外黑
黝黝的屋脊，像几条卧鲸。深深浅浅的灯光，似乎
要从万千人生故事中，泄露一点什么消息。好比
一本书的封面，引诱你去翻阅。不料记忆能及的
那一页，竟是老朋友你。

学生时代你的外号叫蚂蚱。你长得尤其高又
非常瘦，不是林黛玉类型的纤细娇弱，而是真正的
皮包骨头。你有必定要叫女孩子们伤心不已的凸
额头，又粗又硬的头发编成结结实实两条辫子，擦





在耳后。

老师提问你，你茫茫然站起来。你那对视得很厉害的眼睛在老师看来是一种有辱师道的挑衅，同学们则看作凶狠的搜索，搜索告发者，我同情地看着你因为羞惭和自尊，两个黑眼珠全藏没有了。你咕咕噜噜的回答虽然是正确的，但不耐烦的老师已从你的课桌里掏出一批罪证：精致的小鹿，花篮和水袖官娥，全是用包糖纸编的。大家哄然大笑，笑你初中一年级还做幼儿园游戏。我以为你会哭（我早想替你哭了），会甩起书包回家。但一经允许坐下，你仍将凸额抵住桌沿，检视你的宝贝。它们像虫子一样在你课桌里衍生不息，老师的惩罚和同学的嘲笑都无法叫它们绝迹。

至今我还似乎能看到你骨骼粗大且皮肤发干的手，如何灵巧而且温柔地翻弄那些五光十色的玻璃纸。这双手已有了四十岁女人的辛酸阅历。

你父亲死时，我代表中队去看你。你家低矮潮湿的房间竟然用铁丝拦了一半，养着十几只珍贵的乌骨鸡。你家八九口人，原靠父亲做木匠活，现在要靠妈妈养的这些鸡了。房间的另一半是你的弟弟妹妹，高高低低，说不上有几个，最小的妹妹在你母亲怀里吃奶，你母亲的发上，簪了一朵小白花。你的弟妹们在做游戏，他们的玩具我是



太熟悉太熟悉了，那些玻璃纸在昏黑中，发出华丽的光彩。只是你的眼睛很忧郁。你怕不能继续上学。

我们的友谊究竟怎么开始？谁能说清草坪上的第一粒种子是鸟衔来还是风吹来的呢？早读时，我们班的女孩子总到后山找一棵最茂盛的相思树，分坐在各个枝丫上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栖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相思鸟。你总要神秘地把我拉走，到林子深处去。我们把书摊开，做出早读的样子，而鸟儿们正开始真正的早读。诵读淡青色的风、无拘束的云，拨开灌木丛，白色的野蔷薇正安详地开放。午休时，我们手拉着手满山摘草莓，把熟透了的随手塞进口中，将钻石一样完整的包在手帕里，直到我们的手，我们的唇全染得红艳艳的。

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。在我们家，吃饭之前要洗手，上学之前红领巾要让阿姨烫过。而你的指甲破碎乌黑，你的衣服总是太短，你一得闲便往下扯它。你妈给你选的布料一定是最结实的，因为一件红格子线呢穿了好几年，居然没有扯烂。我爱游泳，在学校歌咏会领唱，好交朋友；你憎恶运动，不喜欢抛头露面、不合群。但我们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：我们应付考试像玩儿，你的数理化比我更强，轻而易举就能满分。每次飞快地填完考卷，你就公然在课桌上摆出你的小偶人



陈列馆。班上偶尔有人对你的一百分惊奇，偶尔怀疑，老师和同学都没有把你看成优等生。你拿到好成绩并不显出开心的样子。你很少笑，所以一笑起来，露出两颗虎牙，是这样可爱，你的僵直的刘海，你过短的衣服，以及你的对视都不算什么了。

我们都容易感情冲动，你尤其偏激。我们顶撞老师，和班干部闹别扭（我自己年年是班干部呢），评语上都写着“不积极靠拢团组织”。

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同学们中有人一改温良恭俭让的好孩子样，宽皮带把腰束得细细的，一只手拎着老师的领子去批斗。你是根正苗红的“红五类”，屡经动员和阶级教育，始终和我站在台下，不肯“造反有理”。于是你又得了“铁杆”（保皇）的绰号，它与你又瘦又黑又结实的样子这样相称，后来“蚂蚱”就消失了。

插队时我们没能在一起。

第一次我步行九十多里路去你的知青点，远远看见你张着大手飞奔而来，使出那么大的劲勒我，我们一起摔在地上，你的一只鞋甩到水田里去了。我们又叫又笑，互相捶打，又在田埂上坐了很久。满天清明，飞舞的蚊蚋在我们头上罩了一层银亮的雾。

（为什么有关我们共同的记忆总伴有澄澈明净的天空呢？我们真的把那些阴霾的日子躲过去



了吗?)

晚上其他同学(她们也是我的好朋友)邀我同睡。你的两个黑眼球全挤在鼻梁边,死瞅住地上不说话。我知道你,我和你睡。你的铺板上只有一条返潮的草席,“救济性质”的再生布被单,临时垫了几本书为枕头。对于习惯了上被下褥,且从小患有神经衰弱的我,是很难入眠的。但我真的满心快活,你兴奋地说个不停,没头没脑,我努力要猜透是什么隐藏在你的一大堆废话里。睡不着,你拉我起来到村外走走。月色明媚,山村恬静,连狗也叫得有韵味。我们漫步的斜坡上长满柔软的草。你指着村边一个亮着的窗口,说:就是他!

哟,铁杆,你在恋爱呢!怪不得你用沙子搓白塑料鞋,煞费苦心排列你的刘海,它们不肯蓬松,一会儿又一揪一撮地粘在一起了。

这个梦只是一厢情愿,他来临不是为了你,而是为了你同屋的笑靥秋波。你搬出了知青点,一个人住在旧庙的厢房边。

第二次我去看你,在回城之前和你告别,你上工去了,门没锁,我坐在你的床沿休息,奇怪你的被子没有叠,一摸,原来温着一大牙缸的稀饭,中间大约浇了一匙酱油。这就是你的午饭和晚饭。当时对我的震动现在仍有余波。我在乡下也吃了不少苦头,但我们是一个友爱的集体。真正



体会到孤独，体会到被遗弃，还是这一缸微微冒着热气的饭。

大约在这段时间，你迷上了文学，你和我竞赛似的抄了一厚本又一厚本的笔记。你写的信也“文采”起来。这同你的心情有关，恋爱中个个都是诗人。虽然初恋的梦是破灭了，你望着那盏灯一直又过了多少年？

你是最后一批回城的，安排在市政局修整马路。你显得更黑了，连你们的工友都叫你“铁杆”。我刚小有名气那阵子，还常常去你家。乌骨鸡不养了，肺结核多年的母亲在做临时工，家里满地是刨花，你那两个长大的弟弟在做木匠活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你不来我家了。等我出了一趟远门回来，听说你谁也不通知就结婚了，又听说最近你有了一个女儿。

屡次托你妈转口信去，你始终不回答。

命运使我成了“文人”，成了传闻和争议的中心，而你默默戴着草帽跟着压路机劳动，这似乎是我们的差别。但现在我有了儿子，我们同是母亲，这至少是我们的相同点。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和你的女儿会不会相识在蔚蓝清澈的天空下？会不会手拉着手在我们寻找草莓的地方采摘鲜花？我希望他们将不必分吃一缸只浇了酱油的稀粥，我希望无论他们是筑路工人还是作家，心中都有足够的真诚和热情，对一切美好纯洁的感情给予





情

感

绿

地

回答。

今夜天空深远沉静，铁杆，我们望的是同一颗
星星吗？





你希望能有一片天然
纯净的情感绿地，留给自
己，永不枯萎，永不荒芜

情感的绿地

□晓 荷

当你成了省委书记的夫人之后，二姐，我还能再叫你“二姐”么？

在我们的那座小县城里，一个下雨天，我们两个女孩儿手牵手跑进小巷深处那座四合院，“二姐！”小芹大声叫着，你从厢房里迎出来，你笑着伸出双臂，当你将一只手伸向小芹的同时，也把另一只手伸给了我。你的手好暖好柔，我情不自禁地偎近你，轻轻叫：“二姐”……

从此，在我常常怀想的人中，有了你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只要一想到那个下雨天和那座四合院，我还能十分真切地感觉到你那只手的轻柔与温暖。

后来，你成了地委书记夫人。在那溢着柑桔花香的院落里，你家的房门正对着我家的阳台。



我常常躲在自家的竹帘背后，看你在小院林荫间来去，你苗条的身材，姗姗的步态，还有那双总是含笑的眼睛，以及那在前额排列得十分妩媚的刘海，在那些摇曳飘逸的绿树间，显得格外美丽动人。二姐，知道么，你是我做女孩儿时最最崇拜的女人。

长大以后，我来到繁华的省城。这时候，你也在省城，你成了省委书记夫人。记得我们在这座城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么？那天，我推着自行车过街，一溜儿汽车拦在面前。下意识地，我朝一辆小轿车望去，忽地望见了你。你似乎也望见了，隔着玻璃，你笑了——但你留给我的那个笑容，还没来得及展开……我独自呆立街头，那时，我好想问：二姐，我还能再叫你“二姐”么？

好长好长的日子，我没有去看你。不是不想去，真的。好几次，我走向那群高大挺拔的建筑，走近门前威武庄严的岗亭，看门内门外人啊车啊川流不息，我就想：你一定很忙，你的家也一定很热闹……我悄悄退回，把对你的祝福珍藏心底。

可是，情感的牵挂岂能只是藏在心里？那一年，元旦前夕，我在一张精美的贺年卡上写下心底珍藏了许久的祝辞，想寄给你。当我趴在办公桌上写地址的时候，一位同事在身后发出了不无怪异的声音：“哎呀！省委……这么近，干脆自己送去嘛！”那瞬间，仿佛一件精心收藏的珍品突然





被碰碎……

原谅我，二姐，那张贺年卡终于没有寄出，至今仍锁在我的箱子里。

我不知道，一直没去看你，甚至从不向人提起你，是不是就为了逃避那种怪异的腔调和意味深长的眼神，我不知道；但我知道，你当年一位老朋友（他曾经是你的上级），曾不止一次拒绝相邀去看你，他叹道：“不是不愿去，只是，现在跟过去，不一样喽！”

现在与过去真的不一样了吗？不知为什么，在怀想你的时候，你的笑容和身影，总有岗亭、警卫和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作背景。那背景使你的美丽多了一圈儿冷峻。

同在一座城市里，你知道我，我知道你，互相都不曾忘记，却始终没有相聚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也是从那座县城来的朋友对我说，你跌伤了，在家休息。我倏地跳起，拉他一道，匆匆奔向你。

只顾惦念着你，意忘了门岗森森。“证件！”警卫拦在面前。我赶紧掏出证件递上。警卫对着证件打量我的那神气，竟让我自己对自己的真假也产生了几分怀疑。进入大门，刚刚才吁出一口气来，二门的岗亭又横在眼前。这次，警卫拿着我的证件，拨动了电话机……我庆幸电话机没有拒绝我们，但我想，它一定拒绝过别人。不知道那些被拒绝的人，离开的时候，会是怎样的一种心



情？

朋友谢说：“幸好，你有一个‘拿得出手’的证件。”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小院幽幽，绿树环绕中一片静穆。你的那幢房屋，一楼一底，被绿树红花环抱着。我想象着：绿树红花间，你的身影一定更加美丽。

你的房门虚掩着——你说你在门卫报了来客信息之后就开了门等着。你端端地坐在正对着门的沙发上，听脚步声从楼下响起，响到楼上，看我们从楼梯口转出，走近……你老远就笑着——我没想到，你的笑容还是跟过去一样，叫人看一眼就暖遍全身。你迎过来，将一只手伸给我，另一只手伸给谢。这一瞬，我的心一阵发热——二姐，生活中怎么会有如此令人感动的相似和重复？你的手分明跟当年一样，好暖好柔，叫我不由自主地偎近你，一连几声地叫：“二姐……”

好多好多的话，好长好长的问候，开了闸似的，涌出来……满屋子温馨，满屋子轻柔，满屋子醉心的笑容。二姐，我真没想到，一次普通的重聚竟让你如此激动！你握住我的手，没有松开。你说，那次街头邂逅之后，你上街常常不关车窗，你想在街头熙熙攘攘中，再发现我。可是二姐，你难道不知道，城市那么大，汽车与自行车各走各的道儿难得相交叉，那样的巧事，哪能总让我们碰上？

即使碰上，二姐，你的轿车，在人来车往的交

